

古今中外重要战争概览

周海伟 主编

中国民艺出版社

目 录

中国战争.....	1
远古三代战争.....	1
幽州之战.....	7
涿鹿之战.....	9
牧野之战.....	10
巨鹿之战.....	13
楚汉战争.....	15
赤壁之战.....	18
官渡之战.....	20
三国时期战争.....	23
三国鼎立时期的战略要地.....	26
历史地位及作用.....	29
淝水之战.....	30
宋辽战争.....	33
明初统一战争.....	37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	40
抗击英法联军入侵大沽之战.....	43
鸦片战争.....	45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47
护法战争.....	50
护国战争.....	54
中日甲午战争.....	57
辛亥革命战争.....	64
清军收复新疆战争.....	66

黄海海战.....	69
北伐战争.....	72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83
南昌起义.....	89
四渡赤水.....	93
土地革命战争.....	97
抗日战争(1937~1945).....	117
百团大战.....	138
解放战争.....	146
孟良崮战役.....	167
辽沈战役.....	172
平津战役.....	183
淮海战役.....	193
国际战争.....	206
希波战争.....	206
十字军东征.....	209
罗马内战.....	212
三十年战争.....	213
布匿战争.....	216
亚历山大东征.....	220
三王之战.....	223
斯巴达克起义.....	224
百年战争.....	226
伯罗奔尼撒战争.....	229
马拉松之战.....	231
君士坦丁堡围攻战.....	232
英荷战争.....	233
布伦海姆之战.....	235

七年战争.....	236
美国独立战争.....	238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42
普法战争.....	245
滑铁卢之战.....	248
美国内战.....	250
拿破仑战争.....	254
日俄战争.....	259
第一次世界大战.....	265
第二次世界大战.....	285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酝酿和爆发.....	286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291
苏德战争.....	301
敦刻尔克撤退.....	310
太平洋战争(1941 ~ 1945).....	311
中途岛海战.....	318
柏林战役.....	320
诺曼底登陆战役.....	323
中东战争.....	329
两伊战争.....	338
空袭利比亚.....	342
海湾战争.....	343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	349
波黑战争.....	351

中国战争

远古三代战争

中国从父系氏族社会跨入奴隶社会，夏、商、周王朝递嬗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其中有原始部落战争、巩固和扩大奴隶制国家的战争、不同部族奴隶主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压迫的战争，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的早期战争。

传说时代的战争中国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称为传说时代。战争在这一时代的社会发展中孕育，经历了性质逐渐变化的过程。

约 7000 年前，黄河、长江流域的广阔大地，散布着众多原始村落，母系氏族进入繁荣阶段，与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大体相当。在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血缘集团组成的社会中，一方面，

在氏族部落内部人们平等地生活，一方面，人们的眼界又局限于自己生活的集团，力求维护本集团的生存条件。当每个氏族部落因人口增多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被迫向外迁移时，便有可能侵夺其它氏族部落的利益，导致氏族部落之间武力冲突。“神戎(即神农)战斧遂”(《孙臆兵法见威王》)的传说、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周围的防卫沟，便是这一情况的反映。这种武力冲突，仅仅是为着争夺生存条件或血亲复仇，没有专门的武装和兵器，而由氏族部落成员集体进行，以木、石等生产工具为武器。

约 5000 年前，父系氏族开始代替母系氏族登上历史舞台。大汶口文化显示出，随着原始生产力的提高，劳动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财产出现，刺激了氏族部落首领攫取更多物质利益的欲望。反映在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时代，则是日益频繁的大规模部落战争。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蚩尤为首的东方夷族九黎部落，同由西向东发展的黄帝、炎帝两大部落长期对抗。蚩尤凭借强大力量击败炎帝，黄帝、炎帝结成联盟，在涿鹿之战中，经反复激烈较量，最终战胜蚩尤，东方夷族逐渐与黄帝族融合。其后，炎帝势力发展，侵陵诸氏族部落，导致黄帝、炎帝联盟破裂，发生阪泉之战，黄帝击败炎帝。黄帝部落由今河北北部向南发展，在中原地区与炎帝部落的一支共工氏展开惨烈的大战，悍猛的共工氏被征服。炎帝族乃与黄帝族结成稳固联盟，成为尔后华夏族的主体。传说黄帝频频征讨不顺从者，“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帝王世纪》)。这一时期的部落战争，已不单纯为着争夺生存空间，往往与征服异部落、掠夺财富相交融。蚩尤“作兵”，黄帝臣挥“作弓”、夷牟“作矢”，黄帝得九天玄女兵法等传说，反映专用于作战的兵器逐渐与生产工具分离，原始战阵也开始出现。

约 4000 年前，当黄帝族后裔征服众多氏族部落之后，中原地区形成了传说中先后以尧、舜、禹为首领的强大部落联盟。

龙山文化的遗存展现了其时私有制业已形成，贫富分化明显，进而产生阶级对立的情景。尧舜禹禅让的军事民主制既是氏族社会的最后光环，又是部落战争向阶级暴力转化的推进器。为争夺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地位，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部落之间狼烟四起，征战不息。传说尧战胜十几个部落才获得民众拥戴而为“天子”，舜继位后 13 个部落不服，禹时有 33 个部落反抗，民主推选的背后充满着血与火，禅让是对武力征服的认可。尧舜禹攻三苗之战，反映了北方部落联盟与南方部落联盟长期激烈的抗争。禹的誓师辞，显示出战争已具有阶级特色。禹在三苗地区“焉历为山川，别物上下”（《墨子非攻下》），则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贡纳方物的体现。这一时期，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权力，在战争中迅速加强，军事扈从队伍随之产生，既是防御设施又象征权力中心的军事城堡已经出现。战争作为私有制的产物，终于敲响了野蛮时代的丧钟，给自己赋予了文明时代的意义。

夏商周三代的战争从夏朝开始，经商朝至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战争伴随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完备而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约公元前 21 世纪(一说前 22 世纪)至前 14 世纪，即夏朝和商朝前期，奴隶制国家处于逐步形成和初期发展阶段，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保留甚浓。争夺王权，夺取国家统治地位，成为这一阶段战争的主要内容。

禹子启废禅让，世袭为君，开创夏朝，中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今河南伊河、洛河流域为中心地域的夏朝，最初几十年充满着王权世袭制与部落禅让制的斗争。原定为禹继承人的伯益首先起兵攻夏启，战败被杀。早在禹时就同夏后氏争夺首领地位的有扈氏，再次起而争夺王权，与夏启率领的军队在甘之战中激烈较量。夏启攻灭有扈氏，使夏王朝的统治得到各部

落首领的承认。但夏朝的统治并不稳固，及太康继位，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依靠强大武力，乘夏朝内乱、民众不满之机，夺取夏朝统治权，史称“太康失国”。继而寒浞取代后羿，欲彻底消灭夏后氏势力，攻灭斟灌氏、斟寻氏，杀太康之侄相。相的遗腹子少康德有虞氏帮助，积聚力量，隐蔽待机，以各个击破之策，攻灭寒浞，恢复夏朝统治，此即少康复国之战，亦称“少康中兴”。直至夏朝中期，统治相对稳定，夏王杼以坚甲、长矛装备军队，曾战胜强大的东夷军，攻至东海边。自夏王孔甲之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势逐渐衰微。

夏朝末期，夏王桀为转移民众反抗情绪，对外兴师，攻灭有缙，致使统治出现严重危机。此时，黄河下游的商族崛起。商汤先是逐个剪除夏朝羽翼，使之陷于孤立，尔后展开具有决定意义的鸣条之战，一举击败夏军，攻灭夏朝，建立商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北)。一说定都于西亳(今偃师)。随后继续征战四方，扩展统治地区。商朝前期，经历了统治相对稳定又一度中衰的过程。其间，王位纷争不断，诸王频繁徙都，战争围绕王权争夺和征伐叛离方国部落而展开。商朝中期，盘庚迁殷(今安阳)，加强王权，力图进取，奴隶制王朝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

夏朝和商朝前期的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鲜明地体现着奴隶制国家的意志。自夏初产生以“六事之人”(奴隶主贵族)为骨干、“众”(平民)为基础的国家军队之后，战争不再由民众集体进行，而成为军队的专门职业。由此引起区别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作战的重大变化：作战指挥不仅表现为战前组织和战后处理，也开始贯穿于战斗进程；夺取战斗胜利，不单凭体力和勇敢，谋略意识逐步产生。商汤以离间敌国、剪夏羽翼之策转化敌我力量对比，以正确选择决战时机而制胜，反映出战略思想的萌芽。由于社会生产力虽有发展而仍然低下，用

青铜制造的金属兵器仅开始用于作战，仍以木、石兵器为主。从甘之战首见战车到商汤率良车 70 辆作战，只是车战的滥觞，尚未代替以徒步格斗为主的作战方式。战争规模小，战斗时间短，作战指导受“天命观”绝对统治，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还处于低级阶段。

约公元前 13 世纪至前 771 年，即商朝后期和西周，王权不断加强，国家机器日臻完备，奴隶制走向鼎盛。为适应奴隶制发展需要的掠夺性征服战争占据主导地位，集中表现为奴隶制王朝同四周方国、部族的战争日趋频繁。

商王武丁继位后，社会经济空前发展，迎来商朝鼎盛，为进行大规模掠夺性征服战争创造了条件。武丁攻西北部族之战，包含着对土方、 方、鬼方、羌方等强劲部族的一系列征伐，贯穿于武丁在位的整个时期，其中对 方的作战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最终取得征服或平定这些部族的胜利。武丁还出兵征伐东边的夷方、南边的荆楚、巴方、虎方等。对四周不下 50 余个方国、部族的战争，获取了大量奴隶，扩大了商朝疆域，史称“武丁中兴”。奴隶制的发展，促使商朝内部阶级矛盾、与周边方国部族的矛盾加深。自商王祖甲以后，商朝开始由盛而衰。商王武乙、文丁时，组建右、中、左三师，继续对外征伐，企图挽救商朝颓势。商朝末期，面对东夷与周族方国自东、西两面构成的威胁，商王帝乙、帝辛(纣王)全力对付东夷，展开长期战争，虽然获胜，却因此耗损国力，给周的东进造成可乘之隙。周文王进行剪除商朝羽翼的一系列战争，奠定了灭商的基础。周武王以乘虚捣隙的谋略，率军进攻商都，展开了古史记载中第一次大规模车战，即牧野之战。商朝 600 年统治因商军一朝土崩瓦解而覆灭，从此翻开西周王朝的历史篇章。

西周开国之初，面临内忧外患，实力尚存的商部族图谋复

辟。周公东征，采取逐次推进、各个击破之策，平息叛乱，一扫殷商残余势力。成王、康王之世，营建东都，分封诸侯，扩建军队，制礼作乐，使西周成为空前规模的奴隶制王朝。成王出兵攻荆楚、康王命孟伯率大军攻鬼方，显示周王朝国势蒸蒸，威服四方。昭王、穆王两代，大规模对外征伐。周昭王攻荆楚之战，以丧师亡身告终；周穆王西征犬戎、南攻徐国，由是“荒服者不至”（《史记周本纪》），初露西周由盛而衰的迹象。自共王、懿王之后，国势滑坡，四周方国、部族不断侵扰，迫使西周后期诸王频频用兵。周厉王攻噩之战靠贵族亲兵获胜，反映了王室军队的衰弱。周攻 狁之战历经厉王、宣王两世，虽多有胜利，亦使周王朝精疲力尽。对外战争加深了社会危机，导致周“国人”起义，震撼着奴隶制王朝。周宣王南征、北伐的“中兴”气象，不过是周王朝的落日余晖。至周幽王时，政治腐败，天灾频仍，诸侯叛离，戎狄内侵，在申、缙等诸侯及犬戎联合进攻之下，幽王兵败被杀，西周灭亡，奴隶制度开始进入衰落时期。

中国奴隶社会的战争形态，在商朝后期和西周时代有了明显发展。由于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手工业技术迅速进步，青铜兵器和战车大量用于作战，从商朝后期拥有战车 300 辆，到西周后期战车达 3000 乘之多，表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车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国家军队确立以“师”为最高建制单位，形成国君控制下的分级领导体制，并由车、步分编演变为车、步合同，使战争在日趋完善的组织形式下进行，强化了战争的正规性。车战战法脱离滥觞期的原始形态，强调保持队形严整和车阵坚固，向着充分发挥车阵集团冲击力的方向发展。参战兵员的增多和战场范围的扩大，使作战指挥手段由单一而多样，至西周已使用旗、鼓、铙、铎等视听信号指挥作战。商朝后期出现正规的驿传制度，西周晚期又建立烽燧报警，反映出保障军队行

动的信息传递不断加强。随着人们对天道、鬼神观念开始动摇，作战指导自觉地运用谋略。周灭商的牧野之战，注重全局把握、审势而动、量力而行，采取军政结合、各个击破、乘隙奔袭的策略和战法，已包括战争准备、筹划、实施各阶段，标志着中国古代早期战略的形成。

远古三代战争，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催生婆，也是奴隶制社会前进的历史杠杆。战争自身的发展，产生并不断加强了以奴隶主贵族为骨干的军队，军事制度由草创而逐步形成。人们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出现了最早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军事学开始诞生。中国军事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在远古三代战争中确立，成为尔后数千年发展的渊源。

幽州之战

后梁干化元年(911)至三年，占据河东的晋王李存勖攻取幽州(今北京)地区，灭亡大燕的战争。

后梁开平年间，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囚父杀兄，占据幽州。乾化元年二月，乘晋王军大败后梁军，追击南下，无暇北顾之机，欲为河朔盟主，称雄河北。六月，晋王以欲擒故纵之策，联合成德节度使赵王王镒、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并领所属昭义、振武、天德节度使李嗣昭、周德威、宋瑤，佯尊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纵其骄妄。八月，刘守光强请梁廷授其为河北兵马都统未逞，遂称帝，国号大燕。

十一月，刘守光亲率军2万攻隶属义武镇之容城(今河北容城北)，王处直告急于晋。晋王深知欲灭后梁必先除燕，遂决定

出兵攻取幽州。十二月，晋王遣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率兵 3 万出代州(今山西代县)东进，经飞狐(今河北来源)，与王镕部将王德明、王处直部将程岩会攻幽；又命忻州刺史李存审进屯赵州(今赵县)，以阻后梁援军。二年正月，三镇兵会于易水(易县南)，合军北进，攻克祁沟关(即岐沟关，今涿州西南)，迫降涿州，进逼幽州。刘守光见势退守幽州城，并求救于后梁。

后梁太祖朱晃(即朱温)与晋王李存勖有世仇，决计出兵救燕。二月初一，命杨师厚为都招讨使、李周彝为副，率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河阳(今孟县南)兵趋镇州(今河北正定)；令贺德伦为招讨应援使、袁象先为副，率青州(今属山东)、郢州(今东平西北)兵趋定州(今属河北)；亲率洛阳(今属河南)兵趋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二十六日，后梁军分兵北进。杨师厚部进围枣强(今枣强东)；贺德伦部进围蓟县(今景县)；朱温率军昼夜兼程驰进，于三月初二进至观津(今武邑东南)东南之青山，猝遇晋王军数百侦察骑，以为晋大军至，急引兵南趋枣强与杨师厚会合。初五，拔枣强，继引兵 5 万助攻蓟县。时晋将李存审急遣史建瑋等率 800 骑出赵州，扼守下博桥(武邑西北漳水上)，阻击后梁军。初八，史建瑋率 600 骑乔装后梁军趋蓟县，乘日暮奇袭后梁营，诈称晋王军大至。朱晃不辨虚实，惊慌失措，焚营边夜南遁，并羞愧成疾。六月，被其次子朱友珪所杀。后梁内乱，无暇北顾，致燕失援。

周德威集兵攻幽州月余不克，为防燕属州县赴援，决定先取外围，孤立幽州。遂遣裨将李存晖等率部分兵力攻瓦桥关(今雄县)，取莫州(今任丘北郑州镇)；自率军继攻幽州，并请晋王增兵。四月，晋王遣李存审率骑兵援周德威，同时命李嗣源攻瀛州(今河间)。五月，刘守光遣骁将单廷珪领精兵万余迎战周德威军，于龙头岗(今北京东南)大败被擒，损兵 3000，余众退回城内。随后，周德威与诸将分路在幽州外围转战，连战皆捷，

至三年三月，尽得顺、檀、儒州(今北京顺义、密云、延庆)及古北口(今密云东北)、居庸关(今昌平西北)等地。刘守光见幽州日趋孤立，向契丹求援，遣大将元行钦率 7000 骑赴山北(今军都山北)募兵，并接应契丹军，命骁将高行珪任武州刺史为外援。不久，晋王军分兵攻破燕属山后诸州军，高行珪以武州城(今河北宣化)降。幽州陷入重围。四月，周德威率军进逼幽州南门，刘守光请和未允。六月，晋王军攻幽州诸城门未克。十月初一，刘守光率骑兵 500，步军 5000，夜出突围北逃，将入檀州，被周德威军追及战败，仅以百骑沿山谷逃回幽州城。十一月二十三日，晋王亲抵幽州。翌日，督诸军攻城，城破，刘守光潜逃，不久被擒杀，燕亡。

此战，李存勖以围城打援、各个击破之策，先攻取外围诸州，使幽州陷于绝境，尔后集兵猛攻，破城灭燕。

涿鹿之战

古史传说中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野(今太行山与泰山之间的广阔原野)的作战，亦即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大规模部落战争。

距今约四五千年前，发祥于今陕西渭河支流的黄帝姬姓部落和炎帝姜姓部落，因其发展壮大而向东迁徙。黄帝部落渡过黄河到达今河北北部，炎帝部落沿渭河、黄河进至河北中部。同时，发祥于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相邻地区的蚩尤九黎部落正向西发展，为争夺生存地和奴役异部落，与炎、黄两大部落发生冲突。传说蚩尤部落勇猛强悍，长于角抵，善作兵器。

它联合巨人夸父部落，首先击败炎帝部落，尽夺其地。炎帝向黄帝求援，结成对抗蚩尤的联盟。

蚩尤率 72(一说 81)氏族攻击黄帝部落，黄帝仅率以熊、罴、貔、貅、貙、虎为图腾的氏族及炎帝部落残部迎战。黄帝实力不及蚩尤，屡战不胜，乃与蚩尤长期周旋，争战于涿鹿之野。传说黄帝令应龙蓄水以抗御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冲破应龙水阵，黄帝则请旱神女魃以止雨，利用晴朗天气击败蚩尤。又说蚩尤作大雾，弥漫三日，使黄帝部落皆迷茫，黄帝乃令风后作指南车以别四方，冲出迷雾重围，将蚩尤击败。还说黄帝陷于困境时，得九天玄女所授兵法，懂得在山林、川泽、平陆等各种地形上的布阵之术，并击夔鼓如雷鸣，吹号角如龙吟，乘蚩尤震慑之际而大败之。蚩尤战败南逃，黄帝乘胜追击，擒杀蚩尤。这些杂糅神话与历史的传说，表现出蚩尤部落与黄、炎部落之间反复激烈的争斗，也是兵器与生产工具分离、原始战阵出现的反映。

涿鹿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起源的重要标志。战争的胜利者黄帝部落与东方夷人部落融合，并向南发展，与炎帝、共工及黄河流域的众多氏族部落融合，逐渐形成为以黄、炎部落为核心的华夏族。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则被后人尊崇为华夏族的祖先。

牧野之战

商朝末年，周武王为兴周灭商，统兵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与商军在牧野(今淇县南卫河以北地区)展开的决战。史

称“武王伐纣”。

商朝自祖甲以后，在内外矛盾交织中逐渐衰敝。商纣王为加强王权，信用四方逃来的人，触犯旧贵族利益，造成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兼因施用残暴酷虐手段，加重剥削、压迫，更激化与奴隶、平民的矛盾，导致商朝统治危机。地处今泾河、渭河流域一带，被商征服的周族方国，自周太王时开始崛起，中经王季历，至文王继位，周西征诸戎，经略江、汉流域，势力日增，欲摆脱商朝控制。商王文丁杀季历，纣王一度囚文王，使商、周矛盾愈益加深。周文王鉴于“商、周之不敌”（《左传 桓公十一年》），纳吕望等谋臣之策，恭顺事商，麻痹纣王，诱使商朝放松制周而用兵东夷（今江、淮地区），乘机发展周的实力。对内修德行善，罗致人才，发展生产；对外笼络人心，争取与国，击破与周为敌的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邶（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嵩县东北）等商西部属国，将势力深入商畿之内，打开进攻商都朝歌之路。商纣王欲兴兵攻周，东夷又起而叛商，迫使纣王移兵东向，陷入与东夷的长期战争。

周文王卒后，周武王利用商朝无暇西顾的良机，加紧进行灭商准备。为团结反商力量，于继位后二年，载文王“木主”（灵牌）于军中，兴师东进，“观兵”盟津（今孟津东北），进行渡河演习，相传有 800 诸侯前来会盟，结成同心灭商的联合阵线。周武王鉴于灭商时机尚未成熟，乃拒绝与盟诸侯即刻攻商之议，引兵西归，待机伐商。同时，以许愿封赐为条件，收买纣王重臣微子启、胶鬲等，促其内部反叛。又派间谍潜入朝歌，探察商朝情况。在周谋灭商，商亦谋伐周的形势下，武王得知商王族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走，太师疵、少师彊奔周，商纣统治集团分崩离析；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未还，朝歌兵力空虚，乃决定先发制人，乘隙直捣商都，以一举灭商。

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公元前 1045 年，另有前 1057 年等多说）

一月，武王以遵奉文王之命，“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史记周本纪》）为号召，与吕望、周公、召公等率兵车 300 乘，虎贲（周王近卫军）3000 人，甲士 4.5 万人，自镐京（今西安西）东出攻商。周军进至盟津，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河流域）、鬻（今山西平陆南）等八个方国部落军队及各反商诸侯军前来会合。武王作“泰誓”声讨商纣，宣称自己“恭行天罚”，以增强灭商的信心。时岁星（木星）在东，迎岁星而进为用兵所忌，又值大雨日夜不停。为不失战机，武王率周军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冒雨继续东进，从汜（今河南荥阳境）渡过河水（黄河）。面对水泛、山崩之灾，排除军中出现的畏惧之心，兼程北上，至百泉（今辉县西北）折而东行。沿途向商民宣告：周军不以百姓为敌，而是为民除害，争取商地民众支持。经六天急行，进抵牧野布阵，取得与商决战的战略主动。

周军压境的消息传到商都，纣王仓促部署防御，调集守卫国都的少数贵族的军队，并武装大批奴隶、战俘，开赴牧野迎战。二月甲子日凌晨，武王在阵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激发全军将士同仇敌忾之心；统一作战行动，规定每前进六七步、每击刺四五次即停止取齐，保持队形整肃，以确保指挥顺畅和车徒协同，发挥车战的整体威力；严申作战纪律，要求将士听从命令，奋勇杀敌，但不准杀降，违令者斩（史称“牧誓”）。

周武王誓师毕，命吕望率一部精兵作挑战性进攻，示其必战之志，震慑、动摇商军。随即指挥以虎贲、戎车为骨干的主力猛冲商阵。商军中奴隶、战俘不堪忍受纣王的残暴，不愿为纣王卖命，希望周军迅速取胜；与周勾结的商贵族反对势力，亦早存叛纣之心。在周军猝然猛攻之下，商军“前徒倒戈”，为周军开路。武王与吕望等挥军冲杀，虽有部分商贵族军队拚死抵抗，终未能阻挡周军破竹之势，及至天明，商阵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回朝歌，于当晚登鹿台自焚而死。周

军乘胜攻克商都，武王举行祭社典礼，宣告以周代商，结束商朝约 600 年的统治，建立西周王朝。尔后分兵四出，征伐附商的各地诸侯，控制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

“小邦周”一战而胜“大邑商”，决非偶然。商纣暴虐，不得人心，内部反叛，成为商朝败亡的致命因素。商纣未能摆脱东西两面受敌的困境，顾此失彼，为周军造成可乘之隙。周文王卑事商纣，韬光养晦，暗图进取，政治攻势与军事蚕食相结合，夺得战略主动权。周武王正确选择决战时机，先发制人，达成战略进攻的突然性，终于一朝灭商。周人成功的谋略运用，标志着中国古代早期战略的形成。

巨鹿之战

秦末，反秦名将项羽率领楚地义军歼灭秦军章邯、王离主力的重大作战。秦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秦将章邯镇压陈胜、吴广起义，击杀楚地反秦武装首领项梁后，率兵 20 万渡河(黄河)，配合由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急调至河北的秦将王离击赵，攻破邯郸(今属河北)。赵地反秦武装首领赵王歇及张耳退保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被王离军 20 万人围困。章邯屯军巨鹿南棘原，筑甬道(两侧有土墙的道路)至河，供应王离军粮秣。赵将陈馥收集常山(郡治东垣，今石家庄东)之兵数万人，屯于巨鹿北，自度兵少，不敢出战。王离猛攻巨鹿，城中日趋危急。赵遣使求救于楚、齐、魏、燕等反秦武装。

后九月，楚怀王以原项梁幕僚宋义为上将军，号为“卿子冠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楚军主力 5 万人救赵。三